

北京史院记忆

吴勇主编

學苑出版社

北京大院记忆

吴勇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大院记忆 / 吴勇主编.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77-4825-3

I. ①北… II. ①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4826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张 翔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 700×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前 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北京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后，新中国的中央直属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各部委、各军兵种机关、文教单位纷纷搬进北京，他们都需要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北京旧城区拥有产权的房子不多，一时无法容纳大量进京的机关办公人员和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各类人才。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年，政府在北京兴建起众多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供各大机关办公及居住所用。

军队大院沿长安街在北京城西郊汇集，国家机关、文教大院则在西郊和西北郊聚集。很多大院整体采用苏军营房图纸设计，有的大院规模宏大，占地面积甚至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每个大院都是一个五脏俱全、功能兼备的小社会，各项附属设施——保卫部门、幼儿园、子弟学校、游泳馆、浴室、操场、食堂、礼堂、球场、卖东西的服务社、娱乐场所（“俱乐部”或影剧院）等等，一应俱全。这些设施大多是福利性质的，因此，人们的一般生活需求不出大院就能解决。这一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态，使得大院人的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频繁，相比之下，大院人和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则少了许多。

与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不同，这些共和国首都的新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操着各种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而随着第二代大院人的出生与长大，一种有别于传统北京文化的独

特文化开始在大院里应运而生。大院孩子的父辈在经历了十年至近三十年不等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他们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也在后辈身上延续了下来，大院子弟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交融的气质。也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大院集中了相对优势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大院子弟与大院外的孩子相比，显得更加见多识广。大院文化在大院子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以至于他们从口音到举止，都与胡同里生活的北京人有着很大不同。

本书 43 篇回忆文章的作者，均为在大院生活过的“大院人”，他们朴实的文字，反映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文章不仅仅是私人回忆和对青春的感怀，也是对 1949 年后新北京城市文化的一次梳理与记录。本书中的文章曾经在《北京晚报》陆续刊载，见报后，编者接到了众多寻找大院发小儿的电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大院子弟之间的友谊也因此深厚而持久。

如今“大院子弟”这个词汇，在社会上已少人提起，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与文化现象，仍值得我们思索和探究。某种程度上，大院的红色文化丰富了老北京的皇城文化，两种文化在交互影响中，构成了北京“首都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重温大院文化，也是对高速发展中的北京城的一次“寻根之旅”，大院既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院人永远的心灵故乡。

本书文章排列顺序主要出于排版需要，无主次与轻重之分。

目 录

1. 总后大院	“总后、总后,什么都不落后”	李几招	1
2. 总后大院	小伙伴不叫“军”就叫“兵”	任继兵	8
3. 总后大院	父亲的“礼堂”	申中平	12
4. 总后大院	大官就是大官,水平就是高	常生增	17
5. 装甲兵大院	小伙伴里出了四个将军	井爱荣	21
6. 装甲兵大院	难忘的筒子楼	刘世通	27
7. 炮司大院	温暖时光	范宇梅	31
8. 炮司大院	吃食堂的饭长大	李晓梅	37
9. 炮司大院	筒子楼的鸡毛蒜皮	张启贵	41
10. 通信兵大院	大院里面女兵多	王 戈	45
11. 工兵大院	趣事回眸	高红纯	51
12. 工兵大院	工兵里面文艺人才多	谭克明	57
13. 海军大院	公主坟的快乐童年	昭 国	61
14. 海军大院	那群剽悍的男孩	魏 忠	66
15. 军博大院	舌尖上的一食堂	毛锦芳	69
16. 301 大院	父母的特殊任务	潘 晶	74
17. 政治学院大院	大院里的故事	贾 林	79
18. 八一厂大院	“向前、向前、向前……”	宫五一	88
19. 计委大院	曾经的“贵族大院”	仇荣亚	95
20. 总行大院	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陈 溥	106
21. 外贸大院	“狗尾巴”上怎么能住人呢	禹新明	113

22. 新华社大院	“秀才”们的孩子爱读书	杨 音	117
23. 文化部大院	百年沧桑的大院	李小文	124
24. 铁道部大院	通公交车的超级大院	张长生	130
25. 北外大院	70 年代就能看彩电	唐文杰	137
26. 广播大院	大院搬进了曲艺名家	重 阳	142
27. 商业部大院	难忘的票证岁月	姚意克	146
28. 商业部大院	变迁	王子健	153
29. 公安部大院	出了大院就到天安门	桂 莹	155
30. 外交部大院	“奇人”	苏宝瑞	161
31. 物资部大院	结缘书香	庄 燕	166
32. 电影学校大院	小西天的电影情缘	孙建秋	171
33. 会贤堂大院	邻居里面大师多	牛贵彬	178
34. 政协大院	末代皇帝的黄昏	染欣立	186
35. 航天部大院	钱学森家的琴声	孟妍嫣	193
36. 航天部大院	发小里面人才多	王明思	197
37. 民族团结大院	温馨和谐	辛佑平	201
38. 外交服务局大院	居民的“户口问题”	薛金星	204
39. “老高检”大院	搬进俄国公使馆	张纯鸣	207
40. 沙滩大院	冷清的北大五十周年校庆	周其湘	219
41. 市委党校大院	西方传教士墓园沧桑	吴 彤	231
42. 金鱼胡同 3 号大院	老挝儿女的第二故乡	宫五一	240
43. 总后大院	9 楼的“小泡子”们和老婆婆	白小克	246

总后大院

“总后、总后，什么都不落后”

李几招

“大院”这个概念源于军队。改革开放前，公主坟向西非常寂静，或者说是荒凉，但是，在这寂静的西部，却用围墙围起来了几个军队大院，从公主坟向西，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渐渐地北京有了“大院”概念，这些大院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并丰富了北京文化。

我小时候就生长在总后大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军队大院，20世纪50年代末，为打通万寿路南口向西的道路，总后大院被分割为两个，就是现在的总后大院和后勤学院大院（注：万寿路南口向东的道路至今没有打通，因为海军大院没有被分割）。目前总后大院约有28个足球场地的面积，总后大院里面办公区和家属住宿区用一堵墙分开。改革开放前，由于军队的特殊性，相比普通市民，大院生活算是稍微好些，虽然也需要用票证来买米、买油、买肉、买鸡蛋，但军队的孩子们还是很幸运的。

“总后、总后，什么都落后”，这是我们小时候津津乐道的一句玩笑话。因为其他的军队大院都有游泳馆，我们总后大院没有，夏天大人们就去海军、炮兵大院游泳，我们这帮孩子也就跟着大人们去“蹭”，于是孩子们就说出了“总后、总后，什么都落后”的玩笑话。1975年，全军开运动会，总后特意修了一个游泳馆，算是弥补了我们的遗憾（可惜这个游泳馆2007年拆

了)。实际上，玩笑终归是玩笑，这句话准确说应该是“总后、总后，什么都不落后”，三个典型“地标”就是总后“很先进”的最好说明——

比如，总后大院第一个建立了毛泽东的巨大雕像。为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968年，总后第一个在全国建起了室外的巨大毛泽东汉白玉雕像，雕像总高9.86米，底座是花岗岩，毛泽东雕像本身是用一块完整的汉白玉石雕成。总后带头后，进而引发了各个军队大院、各大院校乃至全国建毛泽东雕像的热潮。

北京市第二个标准的草坪足球场也诞生于总后大院。在1985年以前，偌大的北京，有草坪的足球场就两个，一个是工人体育场，第二个就是我们总后大院的草坪足球场，这一点不是吹牛。那时候，全军开运动会，足球比赛基本是在我们总后大院进行。

总后大院值得骄傲的还有它的大礼堂，它是我们总后最值得骄傲的地标。据老辈军人讲，1952年开始建设总后礼堂，1954年完工。在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外出坐飞机在天空上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庞大的雏形建筑，于是询问，才知道总后勤部正在盖这个豪华礼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是给予了批评。当时建设到了一半，于是总后礼堂被迫修改设计图纸，原来第三层要盖舞厅，后来取消了，用剩下的材料又盖了后勤学院礼堂，剩下的材料还能盖一个新礼堂，可见当时总后礼堂设计的豪华程度。即使修改了设计图纸，但是总后礼堂盖好后，其外观、建筑质量、内部装饰、舞台的立体空间、座椅的舒适性、雕梁画栋、音响等扩音设备和豪华程度仍然是数一数二的，多年来它被称为是第二个人民大会堂。

总后礼堂可以说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我听我父亲讲过，

1955年我军的尉官、校官授衔仪式在总后礼堂举行，由于其他军队大院没有礼堂，所以当时全军文艺汇演等都在此举行；此外，总后礼堂还承办过刘伯承元帅、乌兰夫副主席的追悼会。至于全军的重要工作会议，总后礼堂承办的就数不胜数了。

我作为总后军人的孩子，在总后礼堂看过无数的电影和文艺演出。记得“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等），有一年，全军搞文艺汇演，每晚在总后礼堂演出，天天晚上重复演出这些样板戏，我们小孩子天天看也不烦，台词和唱段都背得滚瓜烂熟。白天孩子们就在一起，分别扮演不同角色，自娱自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电影开始解禁。1977年10月，总后在全北京（或者说是全国）第一个在总后礼堂放映电影《洪湖赤卫队》。当时人们十多年没有看过电影，精神上饥肠辘辘，所以第一次放映《洪湖赤卫队》时，总后大院的军人和家属几乎都倾巢出动，外院的人听说后也绞尽脑汁“混进”总后大院来。当晚总后礼堂门前人山人海，一票难求。电影开始后，没有票的上千人堵在门口，人们都疯了，拼命呼喊着：开门，开门。场面颇为壮观。这时候人们试图冲进去，结果把总后礼堂的大门差点挤垮，幸亏总后礼堂建筑质量一流。

为了不出人命，总后领导赶紧做出紧急对策，马上在总后大院的大草坪上露天放映《洪湖赤卫队》，就是总后礼堂放映完的拷贝马上拿到草坪上放映，这时候人们马上涌到草坪上抢占最佳位置，一瞬间，草坪上座无虚席。大银幕支起来后，屏幕后面都坐满了人。那天晚上，人们就像过节一样，拥挤不堪但是又兴奋不已。

第二天，看过《洪湖赤卫队》的总后孩子们，跑到院外给那些没有看过的人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总后带头解禁放映了《洪湖赤卫队》后，又先后放映了“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许多电影，像《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巴黎圣母院》、《流浪者》等等。那时，电影票紧张，孩子们每天晚上都绞尽脑汁搞电影票，我们院一个小孩子，画画特棒，他就画一个电影票，我们屡次都蒙混过关，混进总后礼堂看电影。

可惜这样一个被称为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承载着太多记忆的总后礼堂于2011年5月2日被拆除了。

当天，我专门去了阔别十多年的总后大院，看到总后礼堂已经被施工围挡围起来了。我安静地坐在总后礼堂的不远处，听着挖掘机隆隆轰声，默默注视着挖掘机的机头狠命地砸向汉白玉砌成的总后礼堂那强壮的外墙身躯，伴随我长大的总后礼堂就这样一点点消失了。

我56岁了，我的“哥哥”总后礼堂58岁，我无语，我心如刀割。我内心在问：北京的四合院都要保护，难道军队内部这样的历史文物就不需要保护吗？

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军人，我问他：“老人家，您高寿？”“85岁了。”“总后礼堂要被拆了？”我指着那台挖掘机。“为什么啊？这也是文物了。”“哎……”老军人眼色黯然，一声不吭走了。

总后礼堂已经夷为平地了，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消失了，我拿出相机，咔嚓，留作纪念吧……心有不甘，意念贪婪。

实际上，不光是总后礼堂被拆了，电子工业部的礼堂已经拆了，后勤学院礼堂、红塔礼堂、物资部礼堂，三里河那里有好几个部委的礼堂，命运也让人担忧。

礼堂，我们儿时的记忆，在电视机、录像机、VCD、DVD 特别是网络的冲击下，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

也许什么都可以拆掉，但记忆是无法拆掉的。

总后大院的房子大部分是 20 世纪 50 年代盖的筒子楼，筒子楼则是总后大院的特色风景线。据我父亲讲，刚解放那会儿，总后勤部的军人基本都是单身汉，所以盖楼就没有考虑到单身汉以后都会结婚，盖了简易的筒子楼。

筒子楼每层住 20 户 60 人左右，厕所、水池都是公用的，做饭就在楼道里，家家户户洗漱、洗衣服、做饭、上厕所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隐私可言。不过大家非常融洽，早上起来排队洗漱，排队上厕所，尤其女厕所就一个坑，现在想想，女同志排队上厕所真有耐心。平时找空当洗衣服，下班回家，楼道里飘来的炒菜香味儿都是共享。有时小孩子闻到炒菜的香味儿，肚子饿了，父母又没有回来，就顽皮地跑到邻居阿姨面前“讨饭”。筒子楼里男男女女的小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彼此还在内心生出过好感，现在都老了，大家见面，想起儿时的朦胧爱情，彼此讲起当时纯真尴尬的初恋，哈哈大笑，畅快淋漓。由于筒子楼年久失修，目前总后大院仅存 34 号楼了。

“文革”期间，总后大院的俊男美女很多。当时形容人漂亮的流行语是盘儿亮，所以当时就说：空军大院男盘儿亮，海军大院女盘儿亮，总后男女都盘儿亮。军队大院孩子流行拍婆子（找女朋友），总后的女孩子自然是被拍的对象。改革开放初期，夏天的晚上，总后的男孩子们就抱着吉他，对那些女孩子唱港台流行歌：“阿妹阿妹你不要再彷徨”……“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等歌曲，女孩子们红着脸幸福地听着……

总后大院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是：绿上衣绿裤子，全套绿军装，当时俗称“板儿绿”。在1966年到1980年期间，全社会的服装色彩就是蓝黑两种，作为军队大院的绿军装就特别显眼，而空军是绿上衣、蓝裤子，海军衣服都是蓝色，只有我们总后陆军的上衣和裤子都是绿色，所以，我们总后大院孩子们和空军大院、海军大院的孩子们一起上学（我曾经和空军政委的女儿是同桌），我们总后的孩子们穿上父亲的板儿绿，就特别骄傲，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的孩子们很是羡慕嫉妒我们总后孩子们的板儿绿军装。

总后大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军人、家属、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看机关自己内部的篮球赛。每逢夏天，总后机关系统篮球赛就开始了，总后大院露天的灯光球场人声鼎沸，加油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我20多岁的时候，每年都给总后系统篮球赛吹裁判，为推广比赛影响，我们到总后下属的单位去比赛（301医院、302医院、309医院、丰台仓库等等），观众就非常少，但是回到总后大院比赛，则是天壤之别，后来总后系统的篮球比赛就完全在总后大院举行了。由于总后大院的篮球赛人气很高，巨人穆铁柱的八一队专门来和总后篮球队比赛，我当时吹裁判，吹了几个穆铁柱犯规，他“老老实实”举手认罚，全场观众对穆铁柱的诚恳认错态度，总是报以友善的掌声。

由于军人的作风就是为人豪爽直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再加上军人家庭管教很严，军队大院又不太和外界接触，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受其军队爸爸“石光荣”的管教和熏陶，都比较正统。

此外，“文革”期间，军队大院的文化生活相比较地方而言，

还算凑合。1975 年就有了一台大彩电放在操场上供大家欣赏，全军的文艺调演等，也使我们耳濡目染。正因如此，受总后大院文化氛围的影响，很多总后的孩子都喜欢文艺。那时候，很多小孩把八个样板戏的台词唱段都能够背下来。

改革开放后，我进入证券界，很少有时间顾及文艺，但文艺的种子在那个年代定是种下了。退休生活重新激活了我的文艺细胞，2010 年我自编自导自演了股民电视剧《你炒股吗》，2011 年拍摄了微电影《咱们股民最可爱》。其实我只能算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倒是大院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文艺名人，像央视首届春晚总导演邓在军，她是我们总后大院阿姨辈的人物。央视著名主持人李瑞英是我们大院的，著名导演郑晓龙在我们大院长大，英年早逝的傅彪也一样……回想起小时候的玩笑话，“总后、总后，什么都落后”时，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总后大院

小伙伴不叫“军”就叫“兵”

任继兵

每次路过总后大院的南门、北门，特别是东门，总会情不自禁地向里眺望，而西门因为与炮司大院相接，中间是庄稼地，又不临街也不靠马路，所以稍被冷落。在大院住了几十年虽然搬走了，但总有一种情丝会牵着你，除了路过它，眺望它，更多的是想它，念它，忆它……

大院的孩子起名有个特点，喜好叫“军”呀、“兵”呀什么的，比如我的发小刘沈军、徐均军、刘连军，同学李战军、张铁军、张幼军，还有我叫任继兵，发小和同学叫邵大兵、刘兵、刘航兵、于新兵、相拥兵等等。名字本身是个符号，可起名却有地域和环境之分，也许这是父辈的习惯，也许这是父辈的希望，也许这是父辈的寄托，给男孩儿起的名字叫“军”叫“兵”的多，而女孩儿就叫什么的都有啦。大院孩子入学则比较集中，拿我们总后大院的孩子来说，小学主要是五一小学、群英小学。记得我在群英小学上学时，校长劳农是总后政治部的一名抗战参加革命的老中校，好多女老师的爱人也是总后的军人。而上中学多集中在育英中学和翠微中学，上中学时，一看穿戴板儿绿、军挎、懒汉鞋就知道是部队大院的孩子，虽然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大院子女没出过什么大科学家、大博士，可也出了不少有成就的人。

在大院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

示，大院会极其热闹，极其欢快，很隆重的是大张旗鼓地放鞭炮庆祝。那时看不见现在的小挂鞭，也看不见多种多样的烟花，大多是闪光雷和银粉鞭，放的时间很长，伴随着敲锣打鼓，似乎比过年还热闹，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凌晨，反正白天不太多。我们小孩儿一听放炮，就知道准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又发表了，赶紧起床去观看。鞭炮放完了，在放过鞭炮的纸屑中去找“落网分子”，之后，再单独燃放或者专门找一个小竹筒，把捡来的鞭炮将捻儿搓成尖儿，插到另一个鞭炮的屁股后边，或连插两个，放在砖头后边点燃，当二踢脚或三踢脚听响，这也算是我们在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的小发明、小祝贺吧。

每当学校放寒暑假时，大院就把我们组织起来集体进行活动。记得我们军需部至少组织了一个排，为了打破男女界限，把男生和女生编在一个排里，由辅导员叔叔担任排长，我和另一个女生担任副排长。每天早晨坚持早请示，晚上坚持晚汇报。有时白天到附近的农村清理猪圈进行学农，有时到附近的工厂干一些工人干的活，进行学工，有时到大院警卫连参观队列表演，进行学军。实际上，我们这个排也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走队列，跟那些军人差不了多少。为了体现对学生排的教育，有时晚上组织我们到房山的仓库去看刚解放的老电影，第二天座谈讨论。寒暑假把我们组织起来集体活动，一方面防止学生不上学容易放羊发生问题，减轻了家长的压力，另一方面打破了当时封闭的男女界限，形成新时代的校外学生队伍，再一方面增强了大家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的集体观念。

当年，我在翠微中学读书，极有趣的是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时，宣传队员大多是大院子女，一水儿的板儿绿、武装

带、白边儿懒汉鞋，用现在的话说酷极了。学校对宣传队非常重视，专门抽调一名有经验的女老师担任队长，带领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比较有代表性的节目如我和邓杰表演的对口词《哥儿俩下乡》，还有多个同学表演的舞蹈《洗衣歌》，最具特色的是我们几个男同学表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五寸钢刀舞”，女同学表演的“小战士”，等等。在海淀区参加文艺节目巡回演出，其中“五寸钢刀舞”在汇演时受到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1970 年底，我在翠微中学上初二，不知是何人发起，部队大院刮起了一阵不小的入伍当兵风，大多的父亲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老部队去当兵。因为父母不愿让我放弃学业，所以坚决不开放我参军这个绿灯。实事求是说我在学校属于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在班级当班长，在学校红卫兵团也有职务，还参加了篮球队和刚才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班主任张老师出于师长的关心，见我社会活动太多，硬让我退出了篮球队，勉强保住了宣传队队员。后来，她见几个大院的孩子有不少辍学参军，也看出我当时的心思，便几次家访劝我的父母别让我学他们，张老师还特别对我说：“别去当兵，没有文化知识，以后干什么都欠缺！”然而，老师的劝说父母的阻拦终于没有挡住我的决心，1970 年 11 月，不满 15 岁的我，在大院一名辅导员叔叔的热情帮助下，毅然参军入伍。我们在总后某汽车团集中，父母得到消息后，立即专程来看我，此时，双亲并未责怪我，却鼓励我作为军人的后代既然选择了当兵，就一定要做个合格的战士，而绝不能给红五星抹黑。我十分激动，不住地点头，把没有来得及留在家里的大院出门证、医疗卡和自行车本等物品交给了父母。有一天，我们 12 个